



呂景山對穴

◎編著呂玉娥
◎主審呂景山

呂運權呂運東

LÜ JINGSHAN
DUIXUE



人民軍醫出版社



吕景山对穴

LÜ Jingshan DUXUE

编 著 吕玉娥 吕运权 吕运东
主 审 吕景山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ublisher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景山对穴/吕玉娥,吕运权,吕运东编著.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5

ISBN 7-80157-505-9

I . 吕… II . ①吕… ②吕… ③吕… III . 针灸疗法-穴位 IV . R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758 号

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复兴路 22 号甲 3 号)
(邮政编码:100842 电话:68222916)
人民军医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春园装订厂装订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mm 1/32 · 印张:11.375 · 彩页 1 面 · 字数:283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25.00 元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草藥針灸病除妙丹丹寧保心手康



师生合影

中为吕景山，左起吕运权、李毅、吕玉娥、吕运东

内 容 提 要

著名中医吕景山教授博采历代医家穴位配伍经验,经几十年潜心研究和临床摸索,总结出一套针灸对穴治病的理论与方法,获得显著的临床效果。本书作者系吕景山教授的传人,共收集吕氏对穴 230 组,依穴位治疗功能分为 23 类,每组对穴均有穴名由来演绎,单穴功能阐述,伍用功效辨析,主治病症介绍,针灸方法详解,古今治验诠释。巧妙运用穴位之间的阴阳、脏腑、表里、开合、升降等辩证关系,达到理想的临床应用效果。内容新颖,组方简便,阐述精辟,实用性强,适于各级临床医护人员、基层卫生人员、医学院校师生和广大针灸爱好者学习参考。

责任编辑 杨磊石 余满松



中国针灸学会副理事长
中医研究院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主任 程莘农题词
中国工程院院士

序一

针灸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远在公元6、7世纪，就传到了朝鲜、日本，16世纪末，又传到了东欧，到目前为止，几乎传遍了全球。由于这门科学具有治病范围广、疗效迅速、使用方便、无副作用诸特点，所以，就愈来愈受到世界各阶层人士的信赖，并有不少学者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力争使其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医的精髓，即是辨证施治。针灸也不例外，中医各科（内科、妇科、儿科等）为理、法、方、药；针灸为理、法、方、术。如果离开了这个原则，势必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疗法”，要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探明其治疗规律，是不堪设想的。

景山同志为北京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在学之时，曾为我的助手，后又侍诊于施今墨先生，他学习勤奋，刻苦钻研，对《施今墨对药》之奥妙颇有心悟，在施师学术思想启发下，触类旁通，其运用针灸于临床实践，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潜心研究，把针灸腧穴配伍的经验编著成册，定名为《针灸对穴》。

“对穴”之说，古未立论，仅于各家医籍中载有片言只语，景山同志之作，是个大胆的尝试，为振兴中医事业，为保持我国针灸医术的世界领先地位，起到了添砖加瓦作用，特为之序。

祝谌予

1999年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序 二

针灸治疗是通过一定的腧穴来进行的。用穴与用中药同理，都要根据复杂变化的病情，并在中医理论尤其是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辨证立法，选穴处方。如果说药物治疗由单味药发展到群药，进而产生方剂学是药物治疗一大提高的话，那么，由单穴治疗发展到双穴，进而形成一套系统的配伍原则和方法，则是针灸治疗学上的一大跃进。只有通过穴位间的配伍，才能适应多种复杂的病证，才能更好地协同，发挥穴位的性能以增强疗效。

古人对穴位的配伍相当讲究，既有严格的法度，又有灵活的应用。“对穴”即是针灸临床中所习用的一种配伍形式。早在《内经》一书中就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如同肢本经配穴的鱼际、太渊治疗肺心痛；同肢表里经配穴的涌泉、昆仑治疗阴痹；腹背俞募配穴的日月、胆俞治疗胆虚等等。用穴贵在精疏。《灵枢·官能篇》曰：“先得其道，稀而疏之。”“对穴”的应用，正是在“先得其道”、精通腧穴的主治性能基础上，根据客观病情而精简取穴的。非此则不能达到“稀而疏之”、效专力宏之目的。

景山医师，早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其后勤于临床，精于研索，持之以恒，未始稍懈。临证时多针药并施，每获良效。“对穴”一书即其发岐黄之秘，漏今人之新的多年劳动成果。它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针灸临床配穴的专著，对针灸处方的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杨甲三

2000年1月16日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序 三

吕景山，我的学长。针灸走向世界的潮流，把我们从山西、上海推到一起。1964年，为给援外医疗队储备人才，当时的卫生部委托北京中医学院举办针灸培训班，召集全国各地18名针灸医师进行强化训练。我和景山为此相处近1年。景山长我二三岁，待人处事较我沉稳，临床诊疗比我经验多。他努力继承传统经验和追求学术创新的治学精神，给了我积极的影响。我们都怀念这一段学习生活，珍惜在那时凝成的友谊，也深切感谢授课和指导临床的教师程莘农、杨甲三、贺普仁、陈佑邦、谢兆丰、姜揖君、肖友三和周汶等先生。

光阴荏苒，37年如白驹过隙，我俩从风华正茂的“新秀”变成满头染霜的老学人，逐渐淡出于针灸学术界主流的舞台。但是，壮心未已的景山，仍手不释卷，执着于“对穴”研究。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后辈已成长起来，成为新一代针灸学人。今年8月，我赴太原出席为纪念《中国针灸》杂志创刊20周年而举办的“回顾与展望——新世纪针灸发展研讨会”，很高兴地见到山西省针灸研究所医师、景山之女吕玉娥，她向我出示她编著的《吕景山对穴》书稿，并邀我为该书作序。基于上述背景我怎能推辞！况且，我早就赞赏景山的研究工作。199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福建科技出版社推出《中国中医药50年》，在此书“针灸学”章中，我专门对景山的“对穴”研究作了介绍：“吕景山将临床常用腧穴的配伍经验进行整理，出版《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该书收集对穴223对，着重论述两个腧穴配伍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和升降相承等作用。‘对穴’之说，古未立论，仅见各家医籍零星记

载。针灸对穴经验的归纳是一个尝试,对临床治疗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如今,女承父业,吕玉娥医师在《经验集》基础上,将其父多年研究对穴之心得,进一步整理、扩充,以发展对穴经验。它让我看到新的希望。

从《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问世,上溯至此前不久的吕氏著作《施今墨对药》,不难追寻到景山对穴学术发展的脉络。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他明显地受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学术思想的熏陶和启迪。在1961年毕业实习时,经其师祝谌予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首任教务长、施老之婿)的力荐,他得以侍诊于施先生左右,聆听教导,总结施老应用对药的丰富经验。随后他边读书边临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积累经验,历经多年提炼,终于完成《施今墨对药》一书,这为他研究对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肥沃的学术土壤提供的机遇,加之个人悟性和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造就了吕景山。这对当今针灸界局部地存在的期望一蹴而就的浮躁学风,不啻为一种有益的诫示。

显然,对穴之“对”者,具有两个涵义,其一乃成双、配对之谓,这是形式,是外在表现;其二寓“互相”之意。这是关键,是实质所在。它揭示了对穴组成,决非随意的简单的“拼盘作业”,而是基于相配两穴性能上“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和升降相承”的有机联系。这提示,以成双形式表现的穴位配伍,未必就是对穴。只有当它们符合上述条件时,才能被视为对穴,正如俞募、原络和八脉配穴等所提供的传统规范那样。对穴治疗作用也非配对两穴机械的相加或相减,这正是“成”、“济”、“随”和“承”所达到的效果。

对穴组合所依据的两穴间的相互关系,是以长期临床观察、经验积累而提炼出的穴位性能为基础的。本人以为,对于穴位功能更深刻地了解和表述,应逐步过渡到以临床和实验观察相结合研究的科学结论为基础。现代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不同组合的对穴被同时刺灸时,两穴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原理。

实验(不仅动物实验)是比临床观察更为深刻的研究行为,更高一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深刻把握了上述规律和原理,对穴组合及其研究才会更为深刻和系统。江山代有新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个艰巨的任务将主要由吕玉娥们及其后的针灸学人去完成。我有信心地期待这一目标的逐步实现。

针灸学是一门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学科,要研究一系列针灸效应发生发展相关因素的相互关系。因为制约针灸效应的诸多因素,构成了许多关系问题,如针灸效应与人体反应性(包括阴阳虚实状态、个体心理素质差异)、穴位特异性、针灸术式(包括刺灸时机和相关参数、不同针刺或灸术与穴位之间的关系等),针灸与并用的药物,其他还如经络现象与经络气血、腧穴结构与功能、穴位病理反应点与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等,阐明这些关系,有助于不断改进针灸疗法,提高疗效。本人以为,从这一视角考察,似可把针灸学视为“针灸关系学”。

对穴是针灸治疗配穴方法之一,但《吕景山对穴》视角独特,言人之所未言,填补了腧穴配伍文献的一个空白,丰富了针灸穴位处方学的内容,同时也提出诸多留待探索的课题。此书将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象征着对穴学术星火传递新的一棒已交给了吕玉娥,愿她继续求索,努力奋进,期望中医·针灸学术与时俱进,人才辈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 陈汉平
于 2001 年金秋时节 · 上海

前　言

针灸学是中华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广大民众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为继承弘扬祖国医学遗产，提高针灸临床疗效，在吕氏《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的基础上，仅将临床常用腧穴（穴位）的配伍经验，整理成册，定名为《吕景山对穴》。

“对穴”之说，古未立论，仅于各家医籍中载有片言只语。吕氏在“施氏对药”的启迪下，将这一理论运用于针灸临床。在温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临床体会，编著了《吕景山对穴》。“对穴”又称“穴对”，是指两个穴位配伍应用的一门学问。寓有一阴一阳、一脏一腑、一表一里、一气一血、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升降相承、正反相辅、配伍巧妙、疗效卓著之意义也。用穴的基本原则是“精疏”，就是要根据证候，详尽辨证，精炼选穴，巧妙配伍，才能达到效专力宏之目的。

本书收编对穴 230 对，按照腧穴的功能（穴性）和主治，分为 23 类，每组对穴的内容编排顺序如下：

1. 对穴：每组对穴的组成。本书收载的对穴，有为前贤已用者，有为今人独创者，也有笔者临证所得。
2. 单穴功用：叙述每个腧穴的意义，腧穴的性能，以及主治病、证（在另一章节中如有重复者从略）。
3. 伍用功能：根据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着重论述两个腧穴配伍的功能、作用。
4. 主治：对穴的主治病、主治证，也就是本组对穴的适应范围。

5. 操作法：重点介绍腧穴的取穴方法、针刺方法，个别腧穴也提及灸法，未注明者，均按常规方法操作即可。

6. 经验：在引证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介绍吕氏与笔者的体会，并附有部分验案，以便加深读者的理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家父严格把关，逐字、逐句审正。同时也得到有关领导与同道的支持，特别是李毅先生为本书插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鉴于笔者学识浅薄，谬误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道赐正。

吕玉娥 吕运权 吕运东

2002年元旦于山西中医学院

继承求创新 治学须勤奋

——记著名中医吕景山教授

一、简历

吕景山 男,1934年11月生,河南偃师市人。教授、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53年考入山西省太原卫生学校医士专业学习,1956年就读于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1964~1965年曾进修于卫生部举办的针灸研究班。1975~1977年参加援喀麦隆共和国医疗队工作。1978~197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1986年调山西中医学院执教,任针灸系主任。1991年调山西省针灸研究所任所长。1996年退休。历任中国针灸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针灸学会腧穴分会副理事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西省分会常务理事、山西省针灸学会理事长、山西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七届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科协四届委员、《山西中医》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编委,《山西医药杂志》编委、《中医药研究》杂志编委等职,还受聘担任加拿大中医针灸学院名誉教授、加拿大中医针灸学会顾问、新加坡康民中医针灸学院学术顾问。著有《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荣获1982年度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1984年度山西省科研成果二等奖)、《施今墨对药》、《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本书与《施今墨对药》已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翻译成日文出版)、《单穴治病选萃》等10部著作,发表论文50余篇。1983年荣获山西省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1984年由山西省劳

动竞赛委员会荣记二等功。

二、学术思想

(一) 继承师志,弘扬药对学

对药又叫药对,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中药概论》云:“药物从单味到复合,从复合而成为方剂,这是一个发展过程。”从有文字记载立论,始见于《内经》以半夏秫米汤治疗胃不和而卧不安者。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据统计书中有对药 147 对。后世逐渐发展,遂有专著问世,文献记载有《雷公药对》、《徐之才药对》、《新广药对》等,惜均已亡佚。

《施今墨对药》系 1958 年北京中医学院首任教务长祝谌予教授带领他们下京西矿物局医院实习期间,详尽讲述了“施氏对药”百余对,并整理成册的。1961 年毕业实习时,祝老又是他的导师,经其引见,侍诊于施今墨先生左右聆听教诲,在老师的指导下,又增辑百余对,并经两位老师过目、审正,定名为《施今墨临床常用药物配伍经验集》,颇受广大学生、同道厚爱,屡经翻印传抄,广为流传。毕业以后,遵照老师的教诲,边读书,边临证,理论结合实践,潜心钻研施师用药配伍之经验,于 1978 年着手撰写《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并呈祝谌予、李介鸣老师审阅、指正。本书收编对药 277 对,按照药物功能和主治分为 24 类,每组对药均介绍其组成、单味功用、伍用功能、主治病证、常用剂量及临证经验,条分缕析,详明具体。这些对药,有的寒热并用,有的表里并用,有的一阴一阳,有的一脏一腑,有的一气一血……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升降相承,正反相辅,配伍巧妙,疗效卓著。该书 1982 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赞扬。叶橘泉教授说:“施氏对药是一本饶有兴趣和实用意义的资料。对于后学者来说可以作为学习中药和方剂的桥梁。无论古方的桂麻、姜附、硝黄,时方的荆防、银翘、桃红等,都是构成处方的相须相使合理配伍,由此进而研究方剂学中的配伍规律,不是更好吗?”周凤悟教授说:“北齐徐之

才曾有《药对》一书之作，惜已亡佚，吕景山同志整理施师及前人经验，编写成书，不仅填补了自南北朝迄今 1400 多年以来药物配伍专辑的空白，而且将对诱掖后学，指导临床实践起重要作用；对丰富祖国医学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李维贤教授认为，药对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药对应称之为药对学，他说：“药对学不同于药物学，因为它有简单的配伍性；它也不同于药方学（即方剂学），因为它不具有药方学那样配伍的完整性。但是，从药物学上升到药方学，不去研究药对学，那么自己就不会去处方，也绝对处不好方。”叶廷珖教授说：“本书搜集施老对药配伍，较为详尽，数量为它书之冠，分类详尽，查阅方便。对药的单味功用、伍用功能及主治叙述较详，因而具备了系统性和科学性。”建国 35 周年之际，中国革命博物馆还将此书列为“重大成果”进行展出。

（二）精简取穴，创对穴之说

在师门药对经验的启迪下，他又将此理论运用于针灸临床。在温习古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于 1986 年编著出版了《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本书收录 223 组对穴，分为 23 类，每组对穴都注明了出处和单穴功用、伍用功能、主治病证、操作方法、应用经验。用穴与用药同理，都要根据复杂的病情，并在中医理论尤其是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辨证立法，选穴处方。与对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一样，单穴治疗发展到双穴，进而形成一套系统的配伍原则和方法，才能更好地适应各种复杂的病证，协同发挥穴位的性能以增强疗效。对穴学说的创立，丰富了腧穴学的内容。

“对穴”，是指两个穴位的配伍应用。寓有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升降相承等作用。用穴的基本原则是“精疏”，就是要根据证候，选穴要精练，才能达到效专力宏的目的。如合谷、足三里，升清降浊。合谷为手阳明大肠经腧穴，又是该经原穴，按“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五脏有疾也，当出十二原”（《灵枢·九针十二原》）的理论，具有通经活络，行气开窍，疏风解表，清解退热，通降肠胃，镇静安神，调整全身

功能的作用。现代研究证明,针刺本穴能使胃的蠕动减弱,缓解痉挛,对治疗幽门痉挛有显著疗效。足三里为足阳明胃经腧穴,又是本经合(土)穴,按“同气相求”、“合治内腑”、“手足阳明经气相通”的理论,本穴能调整肠胃,理气消胀,化滞除满,降浊通便,理肠止泻。又据实验研究表明,针刺足三里可调整胃的蠕动功能,使蠕动弱者加强,蠕动亢进者弛缓,并使胃的总酸度和游离酸度趋于正常。合谷为大肠经的原穴,五行属火,足三里为胃经的合穴,五行属土,两穴伍用,有火土相生之妙用。合谷清轻宣气,以升散为主;足三里重浊下行,以降浊为要,两穴同用,一升一降,清升浊降,理气止痛,消胀除满,降浊通便,止泻之功益彰。用于治疗脾胃不健,升降失调,症见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头昏脑胀,脘腹胀满,大便秘结,或大便初硬后溏,或急、慢性泄泻。近几年来,亦常用于治疗感冒、流行性感冒(胃肠型)有阳明郁热征象者。1985年3月,一位男性花甲老人,因患胃肠神经官能症而来就医,自述头昏脑胀,饮食乏味,食后不消,胃脘饱胀,嗳气频频,大便初硬后溏。患者面色㿠白,舌淡、苔薄白,脉弦细。取合谷、足三里,针刺用调气法,隔日1次,连针5次,头昏头胀大减,大便恢复正常,又针5次,纳谷如常,体力倍增,诸症悉除。

(三)无痛进针,同步行针

无痛进针即速刺进针,就是右手拇指、示指呈屈曲状态持针,露出针尖3~5分,中指伸直,按压在穴位的旁边(起押手作用),进针时拇指和示指由屈曲变为伸直,中指向下方用力,由伸直变为屈曲,在这一瞬间即可迅速刺入穴位。注意:拇指、示指、中指的动作一定要协调,否则,易于发生弯针现象。这种进针法的优点是:进针速度快、痛苦小、得气速、针感强、后劲大。尤其是对小儿与畏针的患者更为适宜。

同步行针,就是左右两手持针同时捻转行针,捻转的角度以不超过90°为宜,捻转的频率一般是每分钟200次左右,行针的时间为3~5分钟,其间也可休息5~10分钟,再行针2~3分钟。具体